

三

戌

叢

譚

三戍叢譚序

往柄臣強司士戍余漳南暇日
得戍樓閒話尚以罰不蔽坐代
輸海運破其家必中以死

天子念之得還伍於是得西峰

淡話平海寇劉香功第一法當
還官顯擢且有延世之賞以勤

王請

對復令還伍待勘敘於是且三
至戍所矣筆劄所記前以爲閒

話者繼自知其淡今更覺其叢
也然舌在也何能已於言吾以
存吾叢而已夫得志則行其道
不得志則托於言言且不敢而
爲閒爲淡爲叢然亦有所仰裨

明時者待他日忠義之士讀而
采之可也如必於其身則方以
言而放且以未言者逆億而放
之又何望焉或有告以兌之說
者答曰後將軍有言是何言之

不忠也

丁丑秋日肆言戊老題

三戍叢譚卷之一

召民茅元儀止生著

李泌云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食粟二百四萬斛是人月食粟一斛也今之邊卒法准是趙充國云步兵與吏士私從者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是人穀二斛三斗有奇較今法盈米一斗五升餘然穀爲米多寡不一也鄧艾云淮南北間皆以四萬

人田歲完五百萬斛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如此則人月食五斛穀矣豈其裝錢犒賜如漢所謂兵各自本郡資發唐所謂受大司農犒賜者盡在是乎養兵之法三代以降莫善於漢漢法民三日戍邊不盡行大約以百二十人中取一以備邊而一百十九人者各以三日之食及道里之費僕之故邊儲不乏至北魏時薛虎子爲徐州刺史

時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虎子表言國
家欲取江東先須積穀彭城今在鎮之兵不減
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用度無準公私損費
今徐州良田十餘萬頃水陸肥沃清汴通流足
以灌溉若以兵絹市牛可得萬頭興置屯田十
歲之中具給官食且耕且守不妨擇邊一年之
收過於十倍之絹蹙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以
後兵資皆貯公庫穀帛俱溢非直戍卒豐飽亦

有吞敵之勢魏主從之是時十兵十二絹資自
本郡猶漢之遺法也唐初因之故牛仙客以積
財得幸邊將効之誘戍卒使以所齎繒帛寄於
庫而苦役之利其死而沒入其財猶是法也自
唐府兵法壞召募之士始盡給於司農其法各
道之兵出境始別加給宋則無不仰給縣官與
今同法然會子之法利權上握不盡取於民故
卒無脫巾之虞今二者俱失未憂敵而先憂兵

愚自己巳卽建議以募調之兵皆責餉於本道而司農止加給鹽菜略用唐法梁大司馬廷棟用其意以畱各鎮援兵卒賴以濟今歲并加給者亦以不能給而盡罷之我不知其所終也

陸贄曰穀帛者人之所爲錢貨者官之所爲是以國朝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纈布帛有禁人鑄而以錢爲賦者哉今之兩稅獨以錢穀定稅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

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必多望
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
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兩稅之錢折爲布
帛之額我高皇定賦盡法此意最合治體惜
乎今蕩然盡矣欲上下均足何可得哉

范文正爲帥府多辟置故相牽謫人人或以問
公公曰人之有才能無瑕類者自應用於宰相
唯實有可用不幸陷於過失不因事起之則遂

爲廢人矣此其深意思以公未盡言也故相所
牽謫乃時相所深擯之人也凡得罪於君者其
位易復卽未復而人情不忍冷煖猶可自聊得
罪於相者其人不_去無復敢推轂之人非公不
能爲度外舉動也西夏開釁公開帥府當時廢
棄之人嘗恐爲敵用故張元吳昊之流尚爲籠
絡况士大夫乎

范忠宣公純仁每仕京師早晚二饜自巳僕妾

皆治於家往往鐫削過爲簡儉有不能飽者雖
晚登政府亦然補外則付之外厨加料幾倍無
不厭飫人問其故曰人進退雖在已然未有不
累於妻子者吾欲使吾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
則逸而有餘故處吾左右者朝夕所言必以外
爲樂而無顧戀京師之意於吾亦一佐也此言
未嘗無理然忠宣生平大約不遠人情豐則裕
簡則儉在內則防閒寬於在外在外則物料裕

於在內理當如是此其一端耳

前朝冢卿郭璉出身早不遑問學然天資甚美
正統初侍臣因蝗旱言大臣妨賢路有旨回奏
衆欲罷歸田里以謝天譴璉獨以爲不可云非
是貪位主上幼冲吾輩皆先朝簡受付托若皆
罷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回天意
衆從其言愚以非衆從其意乃衆意素定也璉
不遑學問之人故傾心吐出耳然學問者止學

三六
一好樣子亦復何益

本朝爲政大約遠法周官近師趙宋宋有二法
本朝不及師之甚可惜也宋有激賞庫遇有姦
盜開庫懸募故獲不旋踵此法古有之宋特置
一庫取無名錢充之故事豫功速本朝缺此法
遂不行又有慈幼局貧家子多輒厭之故不育
乃許抱至局書生年月日時局有乳媪鞠育之
他人家或無子女却來取於局此法甚善今不

可得也

孔明在隆中原非隱者但待價而沽耳故所居在四衝之地曹公下江南孔明先遣其家移出隆中矣今言處亂世者云當置家人於深山自以七尺付之天下耳不知爲天下關係人何處深山容其隱匿乎及家爲人得如徐元直曰方寸已亂矣違心屈身千古炯戒也

秦會之斃於牖下古今共恨然觀王盧溪在夜

郎郡郡丞望風待比囚隸適郵報至張荊公堂以召之盧溪怪前此未之有不敢赴邀者累踵不得已趨詣罷燕之明日始聞其事守蓋先得之矣謝任伯子景息假家在天台爲郡守劉景所捕旣至而改禮天苟佑正人卽寬其生誅自放一步地矣况子孫竄辱千百世不敢認其爲祖較之夷滅其恥更甚乎

聖人論天下曰生財有大道未有不畱心理財

而可稱賢宰相者如國朝屯田之法足以裕生
強軍阜民千古莫易東楊違道干譽坐廢良法
致本朝之貧甲于歷代國貧而橫徵民生以困
使當時餘糧每分十二石者不免其半國至今
日富給軍正糧十二石不行免盤之制至今軍
不敢賣一田不致被占豪強坐使封域之內失
膏腴萬萬至于今日上下交困幾于束手然考
唐陸敬輿疏曰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

東渭橋餽直又約二百而市司估糴三十七錢
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此
可爲深失矣每年江淮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
陽太原畱七十萬斛而以四十萬斛輸東渭橋
今二倉現米尚有三百二十萬斛京兆諸縣不
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
而河陰太原以次運至京師其江淮所停八十
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于水災州縣糴

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餽直六十
九萬緡先令戶部以二十萬緡付京兆糴米以
補渭橋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
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六年之糧餘十
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餽
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純綿以輸二都償先
貸戶部錢詔行其策邊備以裕今日催科搜索
之外別無一策而其大病在搜括立乎竭澤而

無一毫拯民之意其意以所急在此不暇他顧耳不知不培其本則流必立竭此正所以困國矣敬輿此策得以濟國用而於糶三十七錢處以百錢糶之於水災州縣又以八十錢糶之其培民者深矣邊鎮十萬人六年之食却以一二萬六千緡是每人每年止費一緡七百十文也當時米價可知矣崇禎丙子宿州南京米價真高大率在千三百以上而鳳陽滁州價僅及

半使當事者稍一畱心通融千里之內錢穀兩不荒矣惜哉

今之天下貧困不支正如大家世族不能經理財竭於內一朝外侮益無所支使紀綱之奴得經理之法破陳易新將無化有尚勝中家十倍余於己庚間治戎山海時虜梗中道餉運久斷月糧不繼士恐呼庚軍需製辦久已廢閣余時銜命渡海擣勦度益州套海淺必得平底淺船

方可渡甲士卽以二百金造一舟四十舟亦非
八千金不可見海岸廢舟數十百艘破敝變價
問其估舟不過一二金多者三四金無人承買
尚在待價余乃擇一心計之弁許其優擢使於
中擇板可用者適足四十舟之用其餘不堪者
悉舉焚之得舊釘鐵無限令營卒善鍛者爲釘
搜營中尚有舊貯油蔴出以爲艫廢舟之錨爲
營將所匿搜之足用買布爲帆咄嗟爲辦費共

不及二百金而四十舟具矣又奉旨令山海道將備軍需時王楫爲道欲阻其成不付一物余請同下庫閱之物尚山積一物不與見空地中露貯數百銅銃問之云此無所用但不可放耳余念火器銅貴於鐵焉得有 祖宗朝內府所製而有不适于用者乃盡請之得六百位以法煨之令二弁少置藥爲試及不可益乃止刻識於上試完止炸十三砲耳餘俱成利器矣又有

單刀烏鎗數千室盡朽敝置泥土中亦請而見
許鳩工爲室不必華飾止取可用費不過百金
而有數千人之仗矣廢甲無用亦請出加布盡
成完好半月之內約略萬人可不徒手而皆取
其所棄冊籍不載查盤不及者因息苟肯着意
無事不可爲也答張詠知益州城中屯田三萬
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
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

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
喜曰此人何事不可我無憂矣人能事事推乖
崖之意行之卽今天下不患旦夕不富強也

漢兵之強往往雜番軍爲雄不特其材力勁也
彼之先聲旣足以奪我人之氣我之喪膽先失
其爭抗之雄故趙武靈王胡服而戰後安史曰
回紇至矣黃巢曰沙陀至矣皆足以奪氣致勝
二祖老於行陣必以忠順達官爲前鋒其所以

撫卹者備至今遼兵之強在高陽公決用夷丁
之策風聲招徠至王之臣爲督時遂有數萬來
降違朝論收之故士氣大振威冠諸鎮張宗衡
爲宣督深解此意復收萬餘余嘗請將以名將
蕩勦流寇至登萊之復畢竟用夷流寇當夷無
不摧解只登萊無舟師戮力致賊外追流寇乃
主將養賊故撲滅爲難耳陳大將軍洪範養夷
丁昌不爲失策巢丕昌降虜與夷丁何與事

平之後復激之反出此駕馭之過豈用夷之咎乎
主上處分甚當此中華復振之基也

宣宗諭大臣曰 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
夷有自不忖量來擾我是爲不祥若彼不爲中
國患而我興兵伐之亦不祥也切不可無故興
兵後因黎氏弑其國主 成祖皇帝不得已有
弔伐之師初意討平黎賊卽求前王子孫立之
而前王子孫爲黎賊殺戮已盡乃徇土人之請

建郡縣置官守非出 成祖本心自是以來交
趾無歲不用兵中國之人疲於奔命久矣欲罷
其師蹇義張輔皆以爲不可楊士奇楊榮遂阿
承其事上所引者 祖訓也 祖訓謂無故不
叛而伐謂之不祥 文皇以身爲天地神人主
討弑君之罪豈曰無故服而舍之未爲不可旣
已立置官師復爲不軌此叛於封域之內矣可
反舍乎大寧之棄非兵力屈也國家之弱實基

此矣 二祖神武一旦澌盡能無恫心

胡氏大紀論曰人殺其父子必欲死人辱其君
臣必欲報忍死謀報能以天道爲定命不觀敵
勢而改圖則庶幾焉苟欲遂其私內覬大利外
畏大難雖有良心日銷月鑠其不忘君父幾幾
希矣少康靡鬲真人臣子哉志在討賊行吾義
而已非圖富貴者也故受困厄而不渝瀕死靡
而不殆競競業業經營四十年然後克殄元寇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嗚呼此亦難哉此言千古
報仇恢復定案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順
不信不順天寧助之乎宋高宗恐淵聖之反實
甚於金虜所以秦檜主和之說中其膏肓將士
窺其心孰肯用命大臣窺其心孰肯戮力臺諫
窺其心孰肯盡言不爲偏安不可得也梁元帝
之流坐致困斃皆以此致之忘不共之讐恐授
天下口實欲蓋彌彰適足以召天下之兵而我

之報仇不著明於天下焉得望壯士奮力建尺
寸之功乎

三戌叢譚卷之一 終

三戍叢譚卷之二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謀國不臧一死以殉士之耻也然勝於悍然不顧者多矣劉裕北伐盧循入犯孟昶曰臣贊北伐之計使狂賊乘間至此謹引咎以謝天下遂仰藥死次之如盧攜佐中人釀黃巢之禍亦仰藥而死於今觀之皆烈士矣

從古英雄失時不難委身盜賊卽高皇之於

滁陽王亦其一也然滁陽王尚有物色英雄心
高皇亦當潛龍初起之日如李密者大事已就
差跌失之依棲翟讓又冥頑不靈之物終因以
起心亦苦矣讀史到此地步當另着一眼

宋時改法始於仁宗而不始於神宗仁宗時兵
廣吏惡百姓縱侈上下困於財三司使李諮論
之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魯宗道領之
時陝西河北商人入芻糧者權貨務給券以茶

償之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象爲虛實三
估謂之三說至用十四錢易官錢者其法屢更
不能無弊上命諮等按歲入登耗更定之諮等
言淮南十三場茶歲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
及二十三萬緡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
五千總爲實錢十三萬緡除九萬緡爲本錢歲
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不與焉是則
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說以十三場本息

開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
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
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
息錢三十有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
指而與之給券爲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歲
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芻糧塞下
者隨所在實估度地理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
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諮等又以鹽

之類有二解地引水而成類鹽淮浙蜀廣鶩海
或井或鹹而成曰末鹽皆通商貿易乾興初解
鹽計歲入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中數損十四萬
請罷之專令兩池入中並邊芻粟上皆從之李
諮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爲輕重
旣行而商人失厚利怨謗遽起上疑變法之弊
此北宋一代制用太槩按古可以準今也

岳忠武當建炎初越職言事所論列者李綱黃

潛善汪伯彥也後李以譖去天下之惡遂止歸
二相一時之進退足變萬世之毀譽忌之者果
得計乎

張所爲河北招撫岳鄂王奪官後歸之所問曰
主上以我招撫河北我唯職是息而莫得其要
公嘗計之否鄂王曰咎人有言河北視天下猶
珠璣天下視河北猶四肢言人之身珠璣可無
而四肢不可暫失也嘗息童宣撫取燕靈事每

發一笑以虛名受實禍河南河北正亦類此今
朝廷命河北之使而以招撫越河以往半爲胡
虜之區何以爲招撫之地爲招撫職事計惟有
盡取河北之地以爲京師援耳所大喜然不克
行當時廟堂聞之豈不以狂言復發然不能用
兵而徒言招撫終是画餅耳

史但言南宋水盜有輪船踏水行如飛不知所
自小說楊么事蹟云安撫程吏部得一隨軍人

元都是都水白波輦運司黃河埽岸水手木匠都料高宣者獻車船樣是時本州有虔州客人賴九郎自靖州山塲所買水溪杉板條片甚多在桃源縣上甕子洞下緞水牌筏稍泊于是差官盡行拘束打駕下來打造八車船樣一隻數日併工而成令人夫踏車于江流上下往來極爲快利兩邊有護車板不見其車但見船行如龍觀者以爲神靈能載二三百人么自是不敢

輒近州城後令覃統制將之往覃力爭以爲沚
江窄狹車船不能回轉又其水長退不定恐緩
水陷車船不能得出適以資賊不若多遣海鯨
船亦足取勝吏部不允必欲以車船炫賊更帶
高都料在船恐船或損需其脩整值連日陰雨
兵淹浸泥淖中得晴霽已疲之不可用欲班師
而江水漸落船竟爲賊得又獲都料匠手于是
楊么打造和州載二十四車大樓船揭欵打大

三原集
德山二十二車船夏誠打火藥山船劉衡山打
大欽山船周倫打夾山船高癩打小德山船劉
說打小藥山船黃佐打小欽山船全琮打小夾
山船兩月之間水寨大小車樓船十餘製樣愈
雄壯矣此事特詳不可不知也

宋著令劾輕罪因得重罪原之蓋不欲求情于
事外也此最得聖王制刑之意 本朝原未申
明然誣告失入之罪亦重有法而無行法之人

故濫觴至今日矣如宋之季王俊初告張憲言
欲經營復岳飛管軍兩造既至閱實無是言則
又求之書飛與憲貴書雲與憲書既無之矣則
又求之飛平日之言飛所言建節於三十二歲
實未嘗言與藝祖同董先獄詞已證其無是語
最後乃及於淮西違詔此所謂莫須有獄也然
莫須有尚盛德事今更不可得矣如余爲大司
馬梁廷棟所忌嗾其軍譁亦止十九人餘則與

力鬪監司王楫誣以下怨其嚴刻矣廷棟述楫塘報上聞又改嚴刻爲貪橫而所發邸抄則仍用原文一大異矣又益以風聞斂運卒一事遂致讞訊訊者謂盡妄擬以重則立功輕則贖杖詔令贖杖是輕比也復朦朧逮之旣至都

上令司寇結案耳柄臣復錮之獄再訊兩事俱虛讞詞不加舊一字而乃強坐之戍上以立功爲重與之輕比不加一罪改從重典恐上

覺察舊例合批某人應某罪竟以依擬二字并不著名入長行中如發落笞杖者使上不覺也秦丞相豈非盛德乎近日馮大司寇英鄭鄭一案疏稱原叅以舊輔吳宗達之言爲據今舊輔已不能起九原而問之矣所與鄭鄭對簿者惟是首輔疏爲憑耳據原叅謂鄭鄭假箕仙幻術蠱惑伊父鄭振先無端披剃又假箕仙批詞迫其父以杖母是原叅亦未直指鄭之杖母也

今臣等反伏詳訊鄭父振先毀冠茹素二十餘年披荆之事已昭彰人耳目矣至問其杖母之事堅不肯認臣等再四嚴審始俟其父畜有婢妾其母待之甚嚴雖無行杖之事亦時有闕壤之情是杖母之事固已得其意於言表矣夫妻反目家庭之常至假箕仙批詞庇妾杖妻其術甚巧而於義則甚累鄭爲人子始未有婉柔之諫旣未有泣涕之道乃袖手旁觀亦任其父之

所爲不亦安忍而無親乎眩惑幻妄之邪術大
箴倫常之正理陷其父於有過之地貽自己不
韙之名戚黨切齒鄉議沸騰鄆也於人何尤按
以春秋誅心之法則鄆自當爲父而任咎依爲
子過失傷母之律引左道亂正爲從之例邊遣
不枉等因奉 聖旨鄭鄆滅棄倫理旣稱戚黨
切齒鄉議沸騰何得仍聽狡飾骫徇輕擬還着
再行研訊確擬具奏欽此送司奉此查得鄭鄆

一案因舊輔吳宗達已故無證可憑所憑者惟有戚黨鄉議耳然戚黨鄉議非甚遙隔見在之朝紳近日之朝議是也已經擬遣伏奉 欽駁

鄭鄮箴棄倫理旣稱戚黨切齒鄉議沸騰何得仍聽狡飾翫狗輕擬還着再行研訊確擬具奏 欽奉 嚴綸相應 上請或准其在京姻屬耳

目最親者據實公奏以憑確擬庶是非昭明法無枉縱而積案不致延閣等因呈堂奉批如議

具題奉此相應題請等因案呈到部該臣等看
得鄭鄮杖母一案其事在閨門外人不能盡知
卽知亦不能盡真者惟其戚黨切齒是以鄉議
沸騰此原叅疏中語而亦臣等之所訪聞也今
蒙 明旨指及若謂鄉評可信而鄭鄮狡飾之
語可以勿聽也然臣竊細息之此不過鄉人之
私議而非朝端之公論臣等亦不過得之於風
聞而非確有所憑無據定案竊惟武進縣之鄉

紳在京者實繁有人伏乞 皇上勅令該府縣

在朝文武官員將鄭鄮杖母之事或虛或實或

父或子從公奏聞下部究擬庶招詳有所證據

而欽案可以完結也此非臣之故爲諉卸也緣

鄮宿有文名結納最廣以劉宗周去國之臣猶

爲之稱屈道枉安知在朝者不有後言乎若以

無憑無據之事而遽爲正罪異日物換星移必

將以臣部之擬議爲不當必將以 朝廷刑罰

爲失乎臣一身性命不足惜其若國憲何是以
顛望 皇上勅令其同鄉公奏以定一時之罪
案以杜後日之口舌而非臣敢以諉卸也旣上
司寇一譴再譴身爲囚矣

宋忠武疏有曰臣近讀池州送到朝報內一項
係臣畫一陳乞臣母封國夫人第二項次男雷
乞授文資第三項乞江州廬山東林禪寺住持
僧慧海禪師事臣伏讀不勝驚駭臣先於鄂州

駐劄日遣本軍提舉武功大夫劉康年收復襄黃等賞功文字前去行在投進臣以鄂州去行在遙遠恐往復遲緩又臣本軍軍器闕少戰馬倒死者甚多遂令劉康年齎空名印紙因將帶陳乞軍器戰馬等事不謂劉康年將前項印紙擅行私填乞臣之私事乞將上件恩數早賜速寢仍將劉康年明正典刑所有臣不合令將帶空名印紙事理見在本軍待罪高宗不追國夫

人而允其二者宥飛而正康年罪不特忠武皎皎不可污高宗亦可謂處置得宜當時武人爲帥雖如忠武亦不免有此大疎漏不可不時爲警惕也

張魏公問岳鄂王孰可典王德之軍議不協岳遂拂衣史載此事然不載未問時先曾以此軍舛岳後不果則并此問魏公亦失矣岳亦不善處嫌疑愴哉

岳霖將漕湖北武昌之軍士百姓設香案具酒
牢哭而迎有一嫗哭尤哀曰相公今不復來矣
家人聞之者呼而遺之食問其夫何在哭曰不
善爲人爲相公所斬矣問其子若壻皆然此良
怪事至德所孚使民忘怨幾於王者之風矣
房杜爲唐太宗決策定內難玄齡之子遺愛高
宗時以謀反誅如晦之子荷與太子承乾謀反
誅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蓋習見所爲以爲固然

不察幾微之辨也

武后用宰相極多官亦不高有罷貶卽至縣尉者其時名相亦遂有十數人廣種多獲亦有以也李林甫秦檜嚴嵩獨據要地專而且久二三伴食如無人焉誠不如牝朝也

無論霜雪之後必有陽春四時所以成序也卽疾風暴雨亦不竟日故漢武用法極嚴赦亦不時下始得聊生賢才不至久錮所以不致以亂

卽武周羅鉗亦有變遷當重酷吏之時卽詔六
品七品官交辯已定待命於外如徒知赦不可
數而重刑又復不休大獄幾興囹圄幾滿而西
曹方謂犯人有發城監之例犯官無發城監之
例俗吏不知今古何所不至 聖明當俯念也

唐李綱始名瑗慕張綱爲人改名字文紀宋李
綱字伯紀當又慕之也三人風調相似不爲徒
慕

今世無西海史曰蘇烈於高宗時征賀擊木昆
部至西海唐之州縣極西海矣

張說自宰相出爲岳州遷檢校幽州都督入朝
以戎服見唐玄宗大喜授檢校并州長史修國
史敕齋藁卽軍中論撰後入中書復以宰相兼
領河朔節度大使巡行五城此宰相行邊正所
謂出將入相非使相比也近世孫高陽類此雖
不於軍中論正史藁然每以國史成同諸輔進

三凡詩評
秩蓋高陽不受邊賞而近世總裁者亦皆不直
筆矣

書院之名始於唐玄宗置麗正書院以中書令
張說爲使明年以說知集賢書院事後改爲館
而麗正不復設矣

唐陸象先端人也自累官至平章事至太平公
主謀引崔湜爲宰相湜曰象先人望宜機樞主
不得已爲言之遂並知政事至公主旣擅權宰

相爭附之象先未嘗往謁及謀逆象先言主不
得廢立主怒及主敗與蕭至忠岑義等坐爲主
引進將同誅玄宗遽召免之以象先持正若此
苟無明主身膏斧鉞猶細事悠悠千古誰爲明
之者可不慎乎

三戍叢譚卷之二終